

約檀河之水

--

他除了頭上的一條毛巾和腰間一件短褲之外，要算是一絲不掛。不單是他，在沙汀上坐的，眠的，站的，走的一羣學生個個都像他一樣的裝扮。所差異的，不過毛巾和短褲的色。

他側身倒在沙汀上，因為太陽正在鉛直線上，不准他開眼睛仰望天空。汀上的砂熱得要燦人。但他才從海水裏爬出來，倒不覺得砂熱得利害。從砂裏面發出一種陽炎，(Gossamer)像流動的玻璃，又像會振動的白雲母，閃得他頭昏目眩。他只得再坐起來。

他左側右面的一羣學生，都三三兩兩聚起來談笑。祇有他一個不開口，好像正在思索學校的徵積分難問題似的，他祇望岸前幾塊

被水蝕作用侵毀了的礁岩，和對面的天涯海角。天空沒有一片雲；若不是遠遠望見一條黛色山脈線，和天空海角面間幾點滿孕南風向北行的白帆；他真分不出水天界線來。

他一個人癡坐在沙汀上，並不是爲別的事。不過他此時望見灣內碇泊着一隻小汽輪，——那烟突還微微吐出黑烟來的小汽輪——他便聯想到他的家裏。思念到家裏，良心卽剎跑出來責備他，罵他不應當爲一個女子，——並且不是真心愛他的女子——不回家；不應當父親死了兩年，還沒有回家去看一看。

他夢見他父親墳前的草有丈多高，沒有人剷除，站在墳前望，不見那塊用很粗糙的石英粗面岩做的，上面鑿有『故○○○公之墓』七個隸體字的墓碑。他夢見他族人罵他不懂古禮孝道，父親死了兩年多，還不做道場超度，忍心着父親的幽魂在陰司受罪。

良心責備得他很利害，逼得他二年來沒有一晚不發惡夢，沒有一晚得安睡。但沒有神的良心總靠不住！他精神渙散，神經中心點疲倦，良心沒有表現的時候，他還是思念那女子時候多，思念他的死父時候少。

他受了良心的苛責，近來又嘗失戀的痛苦，所以他亡魂失魄似的跑到這海濱來。他到這有名的海水浴場，已經一個多禮拜了。他的精神還沒找得集中的地點，他的靈魂也還沒有落着。

他犯了罪！他的確犯了罪！他不明白悔罪的方法，所以他只管把責任推給社會。他祇說他犯的罪是社會叫他做的。他不知他是一個罪人。他祇知他身體疲勞，靈魂軟弱，境遇險惡。他祇說他是一個可憐人。

他實在也可憐！他是苦海中激浪狂潮裏的一根浮萍，東飄西

泊。他覺得這茫茫苦海雖然寬廣，祇少了一塊能使他安身立命的地點。因為他是淡水植物，漂流到這苦海裏，冷浸浸的礮鹽鹽水，不能養活他。他的形骸沒有寄託地方還不要緊，只有他胸坎裏的心，——淒涼寂寞到十二分的心，好像找不出安慰他（心）撫愛他（心）的人，始終不能安靜似的。

二

他沒聽過他母親唱哄小孩子睡覺的歌兒。他夢中哭的時候，也沒聽過「孩兒呀！你不要哭了！你不要驚怕！媽媽坐在你旁邊看護你，你安心睡罷！」這些話。但他也不希罕些話。因為他沒有受過慈母的撫愛。不明白這些話真價。可憐他才生下來，他的母親就離開了他！

前年他在日本南邊海島上的一家客棧裏，接了他爹的痛報，哭傷

了睡在一間小房子裏。半夜醒來，思念到他以後再沒資格寫「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：：：」幾個字的信札公式，他沒眼淚再流。他祇覺得像飲了許多硫酸硝酸等強水五腑六臟都焦爛了。他爹一死，他的心像在大海上驚濤駭浪裏，失了指南針的輪船，飄來飄去，不知進退。

他未嘗沒有朋友。他也有幾位汎汎然不關痛癢的朋友。——要向他借書籍，借金錢，或有什麼事要向他商量的時候，才去探望他的朋友。——索性說明白些，他們或許把他當做朋友，他却不把他們當做朋友。他不是不知道他們不是他的真朋友，不是真心探望他，但他還是很歡迎他們。因為他寂寞到極點了！

他寂寞到萬分的時候，聽見她的幾句安慰話，裏像行大沙漠中，發見了清泉。他時時對他亡父的遺像，和生前寄給他的書信咽淚，

祇有她一個人知道，也祇有她一個人能夠安慰他揩乾他的眼淚。她實在是由苦境裏救出他來的安琪兒。他也像愛安琪兒一樣的愛她。他自信終身決不會忘記她，怎料她後日竟離開了他，辜負了他……

不論行到砂汀上，回來客棧裏，他晝也偏着頭想她的事，夜也偏着頭想她的事。沒奈何的時候，還是取出她從前寫給他的信——可憐他沒有把這些燒毀，還當做一種情書珍藏着，——來咀嚼。並且倒在簾上，追索他和她沒分手以前她對他的好處。他讀到她信裏的：『我願做你的金錶兒，你得時時刻刻瞅着她（金錶兒）。我願做你的金指環，你得天天帶在指頭上。』他也曾跳起來恨恨的罵道：『果然是沒有思想的女孩兒！什麼東西不可拿來比喻！總離不了燦燦的黃金！』但他再讀到『太平洋也有乾涸的時候，地球也有破碎的日子，只有我對你的愛情，是天長地久的！』他又不禁淚眼

婆婆的自言「官」語道：「她對我的愛情實在不壞！她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兒！她不懂好壞所以給人騙了！」他那早要滾下來的淚珠兒，此時也再止不住了！

他真癡到極點了！他再翻開舊時日記，把他和她的戀愛史，從頭再溫習一番。

前年的今天他住在她家裏差不多要滿半年了。他記得初到她家裏的氣候，是寒風凜烈，雨雪霏霏。早晨替他送火到房裏來的是她，替他開紙屏和窗扉的也是她。替他收拾鋪蓋的是她，送茶飯給他吃的也是她。替他打掃房間的是她，替他整理書籍的也是她。她的媽祇管理廚房的事，她的妹妹只喜歡淘氣，不會幫忙。

他們兩個既然接觸得這樣親密，他們中間的戀愛自由花，沒半年工夫，也就由萌芽時代到成熟時代了。他們相愛的熱度，達到了

沸騰點，不過還沒有行爲的表現。但他們彼此都很望有表現行爲的機會。彼此都滿貯了電氣量，一有機會，就要放電。他們中間尋常空氣早都沒有了，祇有電子飛來飛去！

三

有一天晚飯後，他從市裏買書回來，還沒有到家裏，突然下了一陣驟雨。他沒帶傘，只好默默的站在一家店簷下避雨。在他面前來來往往過了無數的人。有帶雨傘的，有穿雨衣的，有乘人力車的，有乘馬車的，有乘汽車的。汽車前頭兩道很亮的白電光，使他看見空中的雨絲更下得大了。

『韋先生！沒帶傘？我的傘是小點兒，總比沒有好。我們同走嗎！』她一手撐一把傘，一手抱一個包袱，好像也是從市裏買什麼東西回來似的，笑吟吟的跑到他面前。他也望她笑了一笑。『多謝

了！你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！」

「是嗎！你從來都沒好話說的！討厭的……那麼我一個人回去。你淋濕一身，與我什麼相干！」

「芳妹兒！饒我這一回。」他從她手裏奪過那枝雨傘，一手搭在她肩膀上，有意叫她湊近些同走。

「誰是你的妹兒！羞也不羞！快放下你的手！這樣勾搭着，誰走得動？」

「傘不夠大，我們應當湊近些。」

「前面來的人注意我們呢！」她湊近他的耳朵，低聲的說。

她一呼一吸吹到他的鼻孔裏，好像弱醇性的酵母。他感受了她微微的呼吸，覺得全身發了酵似的，脹熱起來。

他們轉了幾個灣，過了幾條街道，到了一條比較靜僻的路上。

雨絲也漸漸疎了。他再也忍耐不住，他不能前進了。

『做什麼？發什麼獸？』她推了他一下，叫他向前走。他此刻學她的樣子湊近她的耳朵笑着說了幾句話。她不禁失聲笑了，搖頭抿嘴的說道：

『不行不行！媽在家裏望我呢！』

『不要緊！要不到半點鐘。芳妹！你依了我罷！……』

『我就跟你去，可是要快些。』她像有什麼信他不過的，躊躇了一會，才表示決意的態度。

『是的是的！但有一句要求你的話。到裏面去切不要韋先生韋先生的叫。還是叫我哥哥好聽些。』

『我就依了你罷！』她不禁伏在他的肩上海笑了一笑。

.....

從此後他喜歡聽她唱『來！我愛！來！我愛！你不要管我的膀兒酸！我只望你安心睡！』她唱得很淒切。他常常聽了就下淚。

他和她如膠似漆的，做了兩個月有實無名的一對小夫妻！

四

涼秋九月，他和同級學生要跟學校教授到礦山裏實習兩個月。他此時真嘗到了別離滋味。他在礦山工場寄宿所，每天晚上不寫封信也要寄張明信片給她。她天天也有信來，——可憐祇繼續得一個星期——說些孩子話，叫他開心。

她信裏說，他為什麼把她的靈魂帶了去。若不然，她為什麼晚晚夢見她，和他在礦山裏相會。她信裏又說，她情願纏一塊白頭巾兒，到礦山工場裏當選礦的女工去，得天天和他相見。她信裏又說他走

了才兩三天，她爲他哭了好幾次了。她信裏又說，留級一年不要緊，他今年不實習也罷了，早些回來看她，安慰他才是正經。她信裏又說，她近來很想唱『來！我愛！』的歌引他哭。他哭了之後，她好替他揩眼淚。最後她還說她很望她，能夠快做他的兒子的母親。並且問他同意不同意。

他每得她來的信，至少要重讀十幾遍。讀了之後，不是哭就是笑。哭夠了，笑夠了，才得安睡。

可惜她對他的親和力，——在書信裏表現的親和力——像得了負的加速度，漸漸的弱下來了。

她離開了他一星期後寄給他的信：

「韋先生！我不知道叫你什麼！才能表示我的愛。所以我信裏還是用平時對你的稱呼。你答應我叫你親愛的韋郎麼？我也幾回想

寫端可寶貴的稱呼，但我到底還沒有樣個勇氣。我也不明白什麼緣故。其實寫也不要緊，是不是？

韋先生！你不覺得？你在那邊昨天晚上沒夢見麼？昨晚我夢見我睡在你胸懷裏。你向我說了許多甜甜蜜蜜的話。我恨了，在你臂膀上捏了一下。你在那邊不覺得臂痛麼？

我在夢中不知不覺的把那晚上——下雨的那晚上，我們的生涯中最要緊的那晚上——罵你的話：『討厭的韋先生！不行不行！怎的？沒有那樣隨便！』說出來了。媽媽睡在我旁邊，聽見了，叫醒了，罵我不要臉，不識羞。韋先生！你當真不回來麼？那麼我真不知到什麼時候才得安睡……』

她第二星期的信：

『……我想告訴你。我又不能告訴你。不是我願意告訴你。我

實在不好意思告訴你。韋先生！我真不好意思。我寫到這裏，我還一面發熱呢！我和你還有什麼客氣？對你說也不要緊——不要緊，實在應當告訴你的。這不好意思的事，你也得分擔一半責任。——對你說了罷！可是我還覺得很羞人似的。怎麼說法呢？怎樣開口說呢？韋先生！我想到這件不好意思的事，——別人或者要說醜事，不要說別人，恐怕媽媽也是這般想——不知是傷心，還是歡喜過度，我的眼淚就像自來水泉，流個不住。有時候還要痛哭！——我此刻正在流淚。韋先生！你可知道？——一直哭到半夜，哭倦了才睡下去。前時我也對你說過，我很盼望我們倆的戀愛花能般早日結果。但我現在又覺得她（戀愛花）不結果也罷了！因為媽媽天天罵我不該吃怪酸的乾梅子：：」

她這封信明明疑他沒有能力負責任，並且微微的露出她有點後

悔。

五

她寫了前一封信之後七八天沒有信寄給他。他在鑛山裏每天做工回來，就問寄宿所的婢女，K市可有信來？一連幾天都回說沒有。他急了。他有點担心。因為他一半是真的思念她心切。一半是他對名譽的卑怯心發出來的。他怕她信裏說的不好意思的事鬧出來，他在留學生社會中的信用，馬上要陷於破產的悲運。到第十天才接到她一封信：

「你真惱了麼？你不能想我麼？我許久沒有信寄給你，也有個理由。我說給你聽。你聽了之後，一定恕我的。因為我是你最愛的人裏面的一個。——錯了，不是這樣說。要說我是你獨一無二的愛人！」

姨媽來了。她老遠的由東京跑來看我媽，和妹妹。她是我從前對你說過，在東京開一家很大的旅館的姨媽。她沒有兒女。我小的時候，她要姨媽把我給她做養女，姨媽不答應。她就好幾年沒來往了。這次還是姨媽叫她來的。她說下星期帶我到東京看熱鬧去。半個月就送我回來。我起初不情願，因為我捨不得你。但我沒到過東京我又很想去看看。我想你還要一個多月才得回來，所以我後來又答應了她。我去祇要半個月，你不要心焦，恐怕我還比你先回來K市呢！

我因為姨媽來了，天天不得空要陪到各處去耍。我昨天陪她到你學校裏，看植物園的花，和運動場。我還把你的實驗教室指給她看。但我看她不像我一樣的喜歡望見你的實驗室。

這是我好幾天沒有信寄給你的理由。你不能怨我麼？那麼我要發

惱的。——我說錯了。我拼命愛的章先生！你若不原諒我，我是要哭的……」

她這封信裏表示的親密話，比從前幾封不自然得多了，也不及從前的天真爛漫了。

再過幾天他又接到她一封信：

「我今天搭急行車和姨媽上東京去。我今天帶的壓髮花兒，是你買給我的。我穿的金碧色夾紬衣和紫紅裙，也是你做給我的。我穿的靴兒，也是我去年生日你買給我做禮物的。我一身穿帶你的東西上東京去，是因為紀念你的。」

你的小像片，我貼身放在胸前，不給媽和姨媽曉得。你和我共照的大張像片，我用我的襯衣包着，疊在小衣箱裏，也不給媽和姨媽看見。章先生！——我臨去我要叫你一聲親愛的章郎！你要知